

加强外国教材中心建设，搞好
引进资源共享

清华大学图书馆外国教材中心 承欢、刘玉兰
一九八七年十月

加强外国教材中心建设，搞好引进资源共享

清华大学图书馆外国教材中心 承欢，刘玉兰

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一九八五年五月，我们受国家教委教材和图书情报管理办公室的委托，筹备建立了“清华大学外国教材中心”。“中心”的基本任务是，成套引进国外一些著名大学理科、工科和管理学科的现用教材，教学参考书，学位论文以及其它有关的教學资料，通过阅览流通、参考咨询、复印拷贝、推荐影印组织教材研究与评介等多种形式，为我国广大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服务。

众所周知，教师和教材是保证学校教学质量的两大支柱。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我国广大教师面临着知识更新、业务提高的紧迫要求，高等学校的各类教材也处于不断充实发展、改革更新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教材中心的建立无疑地将对我国高校教师队伍的成长和教材建设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年多来，清华大学外国教材中心共引进了美、英、苏、日及港台大学教材、教学参考书 8000 多种，美国大学博士论文（缩微胶片）约 3000 篇，主办了第一、第二届《国外大学理工农医教材展览》，为国内 200 余个单位（绝大部分是高校）代购原版图书 7000 余册，复印资料 20 多万页，拷贝论文胶片 3 万张，推荐影印图书数十种，并接待了大批校内外读者的借阅与咨询，为实现引进资源的共享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此外，“中心”还组织了 40 多

个课题的外国教材研究与评介，出版了《教材研究》交流刊物，筹建了“国外大学课程计算机检索系统”，为促进学校的教学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我们体会到，要搞好外国教材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外国教材中心的作用，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资源需要适当地集中，收藏要有鲜明的特色

一九八五年以前，国内已建立了九个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每年引进的教材都是相同的九套。这样，在教委所拨给的总经费有限的条件下，每个“中心”每年引进教材的品种和数量都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必然影响到“中心”作用的发挥。一九八五年以后，教委对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的布局和经费分配作了调整，贯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明确分工、资源共享的方针，把十三个“中心”组织成一个联合体，建立起一个协作网。这样，在原版图书价格成倍上涨致使引进总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引进的总品种却是成倍地增加了，引进教材和资料的利用率和效益也相应地提高了。例如，我们主办的两届书展，不仅以十分优惠的条件（多数是50%的折扣）购进了大批图书，而且以其它方式所不能比拟的迅速、直接和广泛的特点向广大高校的读者传播了“中心”收藏的信息，为“中心”资源的大范围内的共享利用创造了条件。两届书展所获得的成功，正是教委对我校“中心”作了集中支持的结果。再如我们所引进的学位论文（缩微胶片），每篇的价格在20美元以上，如果各校分散购买，不但耗费大量外汇，而且读者不易查找，很难实现资源共享。而集中引进后拷贝发行的胶片，每篇论文的价格平均为人民币6元，多数学校都有能力购买，引进资源的利用率就大大提高。所以，资源适当集中，同时尽量扩展资源的流通，

拓宽资源共享面，是在有限的财力下获得良好效益的一条正确途径，也是搞好外国教材中心建设的方向。

要搞好“中心”的建设，每个“中心”还应逐步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收藏体系。如果“中心”的收藏“平淡无奇”，我有人有，人有我无，这样的“中心”就很难能对读者产生吸引力，也就很难能具备强大的生命力。什么是“中心”的收藏特色呢？我们认为，它主要体现在紧密围绕教学这一点上。国外著名大学的经典教材，体系或风格上富有特色的教材，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教材，反映学科发展方向的专著，学位论文，教师手册、学习指南、习题集、实验和实习指导等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学科设置、培养计划、课程安排等教学信息，应是“中心”采集工作的重点；一般图书，专门性很强的专著，期刊，会议录，技术报告，专利等图书资料应归属为学校图书馆的收藏范围。为了形成具有特色的收藏体系，“中心”必须高度重视信息采集工作，要通过多种渠道及时了解国外教材出版和应用，以及大学教学动态等方面的信息，掌握国内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等方面的需求，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构成“中心”引进工作的基础。

二、疏通信息传递渠道，提高对外服务能力

要实现资源共享，一个必要的条件是要把你所拥有资源的信息传递出去，让其它单位的读者了解；如果外单位的读者得不到这样的信息，对你的资源的利用或共享也就无从谈起。

信息传递的首要要求是“快”。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教材的更新换代十分频繁的今天，许多图书资料的“时效性”愈来愈强，其价值往往体现在一个“新”字上。我们中心的借阅统计表明，读者最感兴趣的是最新的图书资料；象学位论文这一类反映科技发展前沿的资

料,读者更是“刻意求新”。这就要求“中心”加快自己各项工作的节奏。

加强管理、开展协作等都是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的必要措施,但是根本的出路在于引进计算机和光盘等新技术、实现“中心”工作自动化。例如,近一年来,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帮助下,采用 MARC II 对 5000 余种西文图书进行计算机编目,命中率达到 80% 以上,大大节约了人力和时间,并且保证了工作质量。今后,若能在“中心”协作网内及在“中心”与其定点服务网点之间采用磁带或软盘交换信息资料的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书本式目录和卡片目录交换方式,必将能使信息传递的速度大大加快。

疏通信息传递渠道,应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的阻塞,这需要各方面的协作与配合。如我们“中心”所收藏的一批美国著名大学近几年的博士论文(缩微胶片),是国内其它单位所没有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深受广大研究生的欢迎。我们曾通过中国科技文献复制公司向 500 个以上的单位发过目录,但到我们“中心”来查阅和复制这批资料的外校研究生,却大多不是从本单位直接获得的信息,说明这个信息并没有传递到最需要这类信息的读者那里。我们估计,如果能在各单位的配合下,进一步作好宣传,这批资料的利用率就有可能提高几倍,甚至十倍。

搞好引进资源共享,“中心”还需要加强自己的对外服务能力。一类是常规性的服务,如开放阅览、复印、缩微片复印、缩微片拷贝、照片翻拍、软盘拷贝等,满足读者借阅和资料复制的要求。另一类是高一层次的信息服务,即运用计算机或光盘数据库的服务。如我们“中心”正在建立中的“国外大学课程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容纳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理科、工科和管理学科 11500 门课程的资料，读者可从这个系统检索到某个学校、某个系科的全部课程设置，也可以检索到某门课程的有关信息（包括：课号、课程名称、授课对象、开课年度、开课学期、选修课、学时、学分、课程简介、所使用的教材等），这对广大教师的教学工作大有裨益。象这一类的信息服务还待我们进一步去开发。

加强服务能力，最根本的是要加强队伍的建设。从组织上说，要形成合理的、相对稳定的人员结构。我们“中心”现有工作人员 10 人，其中高级职称 2 人，中级职称 6 人，初级职称 2 人；从系里调入的有一定教学经验和专业特长的教师和有一定图书馆工作经验的图书馆工作者大体上各占一半。这两部分人的有机结合，互相取长补短，就能较好地完成从采购、编目、阅览到参考咨询、组织教材研究、开展“中心”自动化建设等多重性的任务。从思想上说要教育工作人员树立努力为读者服务，特别是为校外读者服务的观念，这对于在“中心”工作的教师来说尤为重要。“中心”的工作虽不是学校教学的第一线，但也是保证学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的贡献主要要通过自己优良的服务来体现。从我们“中心”正式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对校外读者优先服务作为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来执行的。例如在“中心”阅览室的开放时间以外，有校外的读者来就给予接待，在资料复印上，先保证校外读者的需要等。从业务上说，我们除了要求全体人员能熟悉自己所分工负责的本职工作外，还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和应用计算机的技能，以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我们准备采取一些培训措施，来帮助“中心”工作人员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加强服务能力，需要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和服务设施。在这方面，我们还比较薄弱。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大部分的复印、拷贝等服务量是依靠了外单位协作来完成的。希望今后在建立类似的中心时，应统筹考虑资源、服务设施、人员等的配套。否则仍达不到资源广泛共享的目的。

三、组织好对国外教材的研究与评介工作，重视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应用

外国教材中心的基本职责之一是要组织广大教师开展对外国教材的研究与评介，这是把外国教材中心的工作与学校的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一条纽带。

一年多来，我们在学校教材委员会的指导下，依靠各系62个“外文教材推荐选用小组”和一批热心于教学工作的骨干教师，开展了40多个课题的国外教材研究与评介，并把研究成果汇编成两期“教材研究（外国教材研究专辑）”，在校内外广泛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组织开展这项工作，不仅推动了学校内教材研究的活动，而且也促进了“中心”自身的建设：1.帮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树立起关心教学、参与教学、认真为教学服务的思想，明确我们的责任不但要买好书，管好书，而且还要帮助读者用好书。2.进一步密切了“中心”与读者的联系。一批处在教学第一线的、热心于教材研究的骨干教师实际上成为“中心”的编外顾问。他们向我们提供各种信息，把握采购方向，提出工作建议，反映外文教材的使用效果等，成为“中心”工作不可缺少的依靠。3.提高了引进教材的利用率更好地发挥出引进教材的效益。这正是“中心”建设中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引进的图书资料是“中心”的资源，教师对国外教材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样是“中心”的宝贵资源。国外大学的教材，特别是基础性的教材，同一课程使用的就有很多种，水平、风格、特色各异无论是对一批教材所作的横向的或纵向的综合研究，还是对某种教材的剖析评介，都有助于揭示各种教材的长处与不足，体系与风格，方向与方法等等，可以帮助更多的读者选好书，用好书。因此，“中心”要在经费上、资料上为教师的教材研究工作创造条件，要为教材研究成果提供发表的园地和争取应有的地位（让学校把教材研究论文与科学研究论文同等看待）；同时，要重视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应用，使之在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几年来，我校有200多门课程应用了外文教材作必用参考书，涌现出一批校内教师编著的优秀教材；这些优秀教材的产生，大多具有对国外教材研究的基础。各兄弟院校也经常来利用本中心的外国教材。这是对我们要进一步组织好这项工作的一个鼓舞。

我们“中心”建立的时间还不长，还缺少管理的经验。我们愿意虚心学习兄弟院校的经验，改进自己的工作，以便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并更好地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服务。